

劒

筭

劔筴第十八卷

廟勝篇

凡三十五條

太公兵法劔

鑄劔試狗馬

期劔泰舟之野

鉞鑿當劔

劔斷鞅

用劔

劍策

目

府

三

翠帖草金

七十二

吳宮劍隊

劍備梯

劍備水

劍備穴

劍守城

劍驗節

叢戰劍

劍非將事

從說劒

權藉不在劒

劒登丘

頓劒

劒定從

爲六國說劒

禮劒

劒距敵

私劔

選劔

劔地

冠帶劔

離席按劔

劔南奔

按劔令諸君

劔出

劔力戰

劔還

劔撓

劔輕言

劔立臨川王

劍策第十八卷

明覽錄

希言讞輯

吳郡申用懋立 長安崔爾進授錄

廟戰篇

此篇惟怪之奇是
曰戰勝于朝廷焉

策曰古者明王用兵必先勝而後戰又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居則無變
動戰則不血衄此之謂尊俎之上乎故
曰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權與謀合神焉
妙矣夫陰符黃石之秘至于天地不及

知鬼神莫能測世稱奇之又奇者焉則
豈非以謀合于權故哉余所輯劒事紛
紛彼料敵應變之才亡論矣凡諸戰守
攻備之法坐作擊刺之方陰陽動靜之
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後先之度防自
太公備于墨翟無不具焉如必車犯轂
鼓出庫而後稱佳兵是戰之下也辟諸
墨陽輕用則缺詩曰不素餐兮筌廟戰

太公兵法劍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三軍拒守

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
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
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
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輓轡八具以
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
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
鍊螳螂矩內負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
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

潢一名天船山

太公金匱

鑄劍試狗馬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

鄰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已害難以達征也

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

侵地

疆居良切場音亦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也

正其

封疆無受其資

積土爲封資資財也

而重爲之皮幣

則矣

卷七

商勝

三

平陽軍室

以驟聘覲於諸侯

重直隴切覲通

以安四

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

十州

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

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

好呼報切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嚮

賁以監其上下之所好

監占懺切監觀也其所好則知其

也
麥陰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賁則其國參賤則其國儉

擇其淫亂者而

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

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

甲鎧也兵弓矢屬鎧口乃切

管子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

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

以甲兵贖罪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

皐贖以犀甲一戟

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甲戟車戟也

秘長丈六尺兵媚切

輕皐贖以鞮盾一戟

鞮求位切盾神免切

輕皐剗刑之屬也鞮盾綴革有文如績也剗牛器切刑音月

小皐適以

金分

分符問切小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

作贖刑差楚宜切

宥閒皐

閒居諫切宥赦也閒皐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

則夷

卷七

廟勝

四

翠惟草堂

刑之疑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

四十一

束矢

索所白切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

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千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朝馳遙切下並同治直吏切

美金以鑄劍戟

鑄治也

試諸狗馬

狗馬難爲利者惡

金以鑄鉏耒斤櫛

櫛下錄切惡麤也

平

七奴切

試諸壤土甲兵大是

既語

期劔泰舟之野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
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
彭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
立竊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
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
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

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
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
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
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
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
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
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于其內鄉
爲功于其親家爲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
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
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
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劍策

卷十八

原

六

馬

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
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莒戰于莒必市里鼓
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莒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
未出金而賞破其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
賞之計也

管子

鉞鐔當劍

以秋至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黑朝侯卿大夫列
士號曰繇趣山人斷伐器械趣蒞人薪
藿韋足蓄精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畊而不
畊民以不令不畊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
艸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
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

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
蠶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鉞耨當劒
戟獲渠當脅軻簞笠當採櫓故畊械具則
戰械備矣

管子

劒斷鞅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荀偃士句以中軍

克京茲

在平陰城東南

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郛

樂驪死其子盈佐下軍

趙武韓起以上

平陰西有郛山

郛音詩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

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聞

暇

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櫓勑倫反

名櫓木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

如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

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

左驂追還于門中以

引兵

卷八

應

八

翠樓草堂

枚數闔

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還音旋一音患數所主及過陟

及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

馬

榮齊大夫也郭榮齊大夫也

曰師速而疾略也

言欲略行其地

無久攻意行下孟反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

子抽劔斷鞅乃止

左傳

用劔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

登前年
齊吳

齊烏枝鳴戎宋

烏枝鳴
齊大夫

廚人濮

曰

濮宋厨
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
有鴻口亭先悉

存反後
戶豆反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

二帥
吳大

夫雒古合反
音云又音圓

華登帥其餘

吳餘
帥

以敗宋

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灰

劍筴

卷六

齊

九

罕帷堂

可借使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而亡君絕句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識申志

反又昌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

正東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耻也豈專孤之辜也齊烏鳴枝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去起呂反彼

多兵矣諸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北敗

走也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荷何可反左傳

吳宮劒隊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
世人莫知其能子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
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
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
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
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

孫子曰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
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
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兵器
所以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
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爲戰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
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
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

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有絕纓願謂執法

曰取鈇鑕

鈇斧也鑕榘也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甲卒

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

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

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

使去聲

下之

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

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
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
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于是乃報吳王
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
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吳越

謹按史記孫子傳作齊人以兵法見于
閻閭不言子胥七薦与吳越春秋小吳
劔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再拜頓首願問守道
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
梯旣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城爲
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
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雉樓相見
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慕毋廣

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鑄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寧實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

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
施劔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
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
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
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
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
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
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縣火

劍策

卷七

府

三

翠陽堂

二十六

四尺一鈎櫟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歿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什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者也
則雲梯之攻敗矣

墨子

劔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
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深深穿
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
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
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輶輶二十船

劍策

卷六

十四

三十三

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
人人擅有方劍甲鞬督十人擅苗先養材
士爲異命食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
決以臨轡輜決外隄城上爲射機疾佐之

子墨

劍備穴

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

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光左右
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
亦上棚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台桐若松
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爲
環壘石外壇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陞與
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棗棗以牛皮鑪
有兩鑪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

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侃侃爲之力及關鑰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參約泉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

水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
鉄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
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
以鈎客穴者爲短戟短弩蚩矢自足穴徹
以闢以金劔爲難長三尺爲釜木屎屎有
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三十斤以上埋
穴中又一以聽穴者蔽爲穴高八尺廣善
爲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祛衛穴二盖陳

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所屎長三尺
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
鑿財自足爲鋏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
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豪臬財自足
以燭穴中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
方鑿穴以益盛醢置穴中丈金毋少四斗
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汨目

聖子

劔守城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
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菡旗死士爲
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
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
狗旗戟爲蒞旗劒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
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
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
足而下旗

墨子

劔驗節

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錢及它可以
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
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寂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
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
寂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
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

關與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
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
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
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
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
其下吏曰五閼之上通者名池水廡有要

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
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籊籊尺濶二步翦干
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
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徃佐其次襲其
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
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
門者輒言節出時抄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複道爲築墉墉善其上
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

星子

叢戰劔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
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于後叢戰之
道利用劔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
場五里一應偃戟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

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
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歿之士殿其後列強
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
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
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
兵以掉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
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
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吳子

劔非將事

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
臨敵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春秋
後語

從說劔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以韓卒之勇被
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匈帶祠春秋交臂而服
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効
呈兄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
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戰國策云

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

也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

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

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

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

合從諸侯棄而美之
故稱曰主君史記

權藉不在劍

蘇子

元作

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

天下者愛

為天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為約

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

夫後起者藉也

藉言有所而達怨者時也

得其時也人怨

不能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

權者事之

在也上言後起

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

率帥同猶長也

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

故無權藉倍時勢

倍背同

而能有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

越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

劇利傷也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

達殺矣矢非不銛

利也

而劔非不利也何則

權藉不在焉

戰國策

劔登丘

蘇代謂燕昭王曰昔者楚取章武

屬渤海

諸

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

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

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及得而不

取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

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

同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彊弱

揆度也

故功可成而名可立

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

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

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

矜矛柄戟蓋爲矜施戟砥

梁也所

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

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

故齊雖強國也西勞于宋南罷于楚則齊

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

於齊

爲燕說齊也戰國策

頓劍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

元作

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

必之敝邑之王

必者意其然王襄王

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

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仇

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

此二一七
年敗趙取

代光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救晉

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破。

而後制晉楚之勝

二國破敵，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

夫齊罷國也

罷，疲也。

以天

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

能制晉楚哉？

夫能制人，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

能制人。

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不信其伐齊。

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

秦，且走晉楚。

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

與晉楚同患。

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割地

卷七

廟勝

五

翠嶺草堂

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劔

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旣合則

齊爲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

則秦及受兵四也是晉

楚以秦伐齊

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

以齊破秦

爲之頓劔

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

邑

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而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

善

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

必無上黨哉

言可取也

夫取三晉之腸胃

安邑上黨

與出兵而懼其不及也孰利故臣竊必

之救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劔定從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
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劔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可也

劔策

卷六

廟勝

五

翠樓堂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
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
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
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
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
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
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萬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
今從者爲是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

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假大夫以下用雞今

此摠言盟之用血故云

毛遂奉銅槃

禮若周

取雞狗馬之血來耳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

戰國策史記

唐李白詩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

爲六國說劍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
數不足以爲彊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彊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彊矣曰趙

彊何若

言曰趙

舉左案齊

言舉兵于左則齊下按下也

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

厭言案之不一

二國千乘

之宋也

宋于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魏如之

築剛平

趙地缺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

五年齊

衛無東塾

詳此

則剛平趙

芻牧薪採

芻艸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

採

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

還反言攻事也信二

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

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

鄲

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
息齊是以有馬陵之敗

因退爲逢澤之

遇

關封東北有逢澤
或曰宋之逢澤

乘夏車

夏取其文禮
有夏篆也

稱夏王

夏中

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

元作太公太公
和時無此事也

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

抱質執璧

質與贊同羔
雁之屬也

請爲陳侯臣

齊陳
敬仲

之後故

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

郢楚都
也亦楚

始皇文諱楚威王寢不寐食不飽聞天下

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楊

諸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

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

不得使陳毛釋劔振夜戒有所擊引也

也委南聽罪委去南西說趙說使人北說

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于是

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牖之間

牖元本作紂

臣豈以郢威王

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

絕臨天

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

禮劍

立節

明豪俠

執操不侵

歷歷自守

怨言過於

耳必隨之以劍

有怨必報

世主必從而禮之以

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關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
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
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
四

句一篇之
大主意

此所以亂也

韓非子

劔距敵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劔
之士豪
俠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于距敵游
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于清潔矣

劍筌

卷六

廟廟

三

翠帳草堂

二六五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

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

而聽之

聽用之也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

而不計其智

近習者愚則不計其智也

是與愚論智也

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

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

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

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韓非子

私劍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後施福李斯而為焚書之舉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

後李斯為先儒之慘

以吏為

師無私劍之捍以軒首為勇是境內之民

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

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

兵彊此之謂王資

王業所資以興者也

既畜王資而

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韓非子

選劔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
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
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
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
利劔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則不可簡選精民
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
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

呂氏春秋

劍地

漢文帝拜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
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
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

漸讀曰濺謂浸也

山林積石經則丘阜

經

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木所在

中古草字

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曼衍

猶聯延也屬續也

平厚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遠離也

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

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萑葦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

山木蒙龍支葉茂接

蒙龍覆蔽之兒也

山矛鋌之

地也

鋌鋌把短矛也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今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七陛下又與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此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

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言不以其術則雖大必小

劍筌

卷十八

廟勝

三

翠幅草堂

二八五

雖彊必弱也晚亦俯字印讀曰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

不振

陸跌不可復起言失據也

則悔之亡及也

漢書

劍冑帶劍

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印

印讀曰仰

猶子弟之衛

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

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

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

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掘以桀詐堯若卵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
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
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媮與儻司事謂苟且也
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
武卒衣二屬之甲上身一解禪一脰激一凡三屬也操十
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肩胄帶
劒羸三日之糧个枚也肩胄帶也冠肩帶者着兜鍪而又帶劒也

創策

卷九

廟勝

三

學漢草堂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

中試試之而中
科條也

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

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前漢志

離席按劔

昌邑王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

音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

爲國柱石

言大臣負國重任如
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

立議而
白之

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光下涉學故有此問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

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

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圖謀也

遂召

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名大夫博士

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

凡言愕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劍錄

卷十八

府院

三

三十九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
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令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謹常爲孝者以長有天
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也如若將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
議不得旋踵也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
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

受其憂責也

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

言一聽之也

光

即與羣臣俱白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廢歸昌邑

漢書

劔南奔

齊王芳車駕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馬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
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
奔爽宣王知之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
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義弟曰當今日卿門戶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
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
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

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
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克爽兄弟以候
還第

魏書

案劔令諸君

初孫桓別討劉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
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
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
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

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犇潰桓
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
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
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
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
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
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負重
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
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
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
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鴛儒竊慕相如敘
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

劍筴

卷十八

廟勝

三

翠幄草堂

二五五

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吳志

劒出

晉太和元年秋七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
生千金墉決千金壻以灌之分遣諸將攻
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
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
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
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
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
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
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
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

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
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鸞旗
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
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必攸集
勒笑曰光言是也我軍若出必禽劉曜勒
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

後趙錄

劔力戰

蜀李勢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師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无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溫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留叅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軍

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
于成都之笮橋文選注作作字溫前鋒不利叅軍
龔護戰歿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
誤鳴進鼓袁喬拔劔督士卒力戰遂大破
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門
勢衆大思無復鬪志中書堅王嘏散騎常
侍常璩等勸勢出降

蜀錄

劔還

翟琨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氐王
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
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
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
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琨爲冠軍將軍右司
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彈詰歸欲
引而還琨奮劔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開

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閩外之寄當
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
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
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
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璵誠才非古人
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
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

收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
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
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
史俄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晉書

劔撓

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
於陝城與劔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
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

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大阻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
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
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
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
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
奔犂鞬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
日之事自爲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

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見
相公旗鼓邪塞并焚舍亦無全志率麾下
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
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質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
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
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
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

劍筭

卷六

府屬

聖

聖懷
三

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南史

劍輕言

侯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
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千子
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
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擊之乃
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
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士偉等
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
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

南史

劔立臨川王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隸書能
鼓琴涉獵書傳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
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
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射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後武帝與齊軍戰于幕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進號雲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耿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
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劔上殿白太后出璽
义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
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
入致書于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
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
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
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

劍策

卷六

解

四

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

南史

三